

庆历四年秋

夏坚勇 著



译林出版社

夏堅勇 著

庆历四年秋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庆历四年秋 / 夏坚勇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
2019.4

ISBN 978-7-5447-7657-8

I. ①庆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09310号

庆历四年秋 夏坚勇 / 著

责任编辑 焦亚坤

装帧设计 韦枫

校对 蒋燕

责任印制 颜亮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
邮箱 yilin@yilin.com

网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
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10.75

插页 4

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7-7657-8

定价 5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……”范仲淹的一篇名文，让人们北宋历史上的这个时间节点耳熟能详。

由春而扯到秋，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文人修辞，并无深意……

## 目录

第一章	将进酒	001
第二章	年号那些事	023
第三章	六州歌头	045
第四章	吹皱一池春水	084
第五章	干卿底事	121
第六章	声声慢	172

第七章	添字丑奴儿	210
第八章	菩萨蛮	253
第九章	秋水江湖	294

## 第一章 将进酒

—

西风寒水，秋老中州。京师护城河边的槐树和柳树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落尽铅华，萧索中透出几分孤傲之气。大街上，达官贵人的马鞍已经换上了狻座。狻是一种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猿猴，长可六寸。越小的东西往往越值钱，用狻尾编成的鞍鞞谓之狻座，皆来自辽国，极名贵。但这种名贵的鞍鞞也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享用的，要看身份。本朝制度，有资格享用狻座的，须是文官“两制”以上，武官节度使以上；每年九月乘，二月撤。至于什么时候乘，什么时候撤，倒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但潜规则还是有的，那就是须得等宰相先用了，其他人才可以用。撤亦如是。曾有位老兄久居卿监，想来早晚必迁“两制”，就预先购置了狻座放在家里，结果被人告发，因“躁进”而罢斥。<sup>(1)</sup>可见在官场上，不光要看领导的脸色，有时候还要看屁股的，所谓顺风尿三丈，那是爬到一定的位置才可以显摆的，你没爬到

那个位置，对不起，只能夹住尾巴，慢慢等。

宏观地俯视京师的地理形胜，可以把横向的汴河和纵向的御街作为两条坐标轴。汴河是京师的生命线，东南财赋，尽赖此河输挽入京。京师的旧称汴梁亦得之于汴河。当年吴越王钱俶初次到汴京朝见太祖，进献了一条宝犀腰带。太祖说：“朕有三条宝带，与此不同。”钱俶请示其详，太祖笑称：“汴河一条，惠民河一条，五丈河一条。”这样的胸襟和气魄，让本来就诚惶诚恐的钱俶大为叹服。<sup>[2]</sup>汴河与御街交会于州桥，从州桥向北，御街东侧为著名的大相国寺，西侧则是接待辽国使节的都亭驿。都亭驿是真宗年间建造的，原先接待辽使的驿馆在封丘门外的陈桥，也就是太祖黄袍加身的龙兴之地。澶渊之盟后，因为和辽国通好，朝廷在靠近皇城的核心区新建都亭驿接待辽使，从这里经御街向北不远就是大内的宣德楼，很方便的。而作为辽使进入京师必经之地的陈桥驿则改名为班荆馆。班荆者，班荆道故也，朋友途中相遇，共话旧情，典出《左传》。这样的命名，自然有宋辽两国是老朋友，愿世代修好的意思。从都亭驿到皇城的右掖门，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尚书省、开封府、大晟府、御史台，星罗棋布，都是炙手可热的大衙门，要说天子脚下，辇毂繁华，这里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。而在这些大衙门的夹缝中，却有一处不大起眼的小单位——进奏院。<sup>[3]</sup>

京师的大街小巷里，大抵一年四季都会听到叫卖香印的锣声，入秋以后尤甚，因为这时候各家衙门都要举行赛神会酬神仪式，酬神当然要烧香，香印销售由是大增。这种用模子印制



的带有造型的香料，唐代已很流行，这从唐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不少，所谓“闲坐烧香印，满户松柏气”<sup>(4)</sup>，说明香烟不仅缭绕于祀神的殿堂，也弥漫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。但要说商贩在街上“叫卖”其实是不确切的，因为他们并不吆喝，“香印”两个字的发音和太祖皇帝的圣讳“匡胤”相近，为了避讳，商贩不敢呼叫，就用敲锣代替。<sup>(5)</sup>秋风吹送着纷飞的落叶，也吹送着远近有一声没一声的锣声，大大小小的衙门里，一年一度的赛神会次第开场。

名义上是酬神，实际上是人的节日，或者说是假借神的名义举行的一次聚餐。而各家衙门敬奉的神祇也不尽相同，这与他们各自的职能有关。例如这家不起眼的进奏院，其职能主要是掌管各种官府文书的上传下达。中央文件下来了，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组织抄写甚至印刷，然后下发地方；各地进呈中央的奏章，亦要经由他们分送有关部门。进奏院的选址也是基于这种职能的特殊性：毗邻皇城，在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尚书省等中央机构的几何中心，既便于政府各部门文书的传递，又可以防止机密信息的泄露。但毕竟是一个小单位，品级不高，一号长官（监都进奏院）也不过从七品或正八品，在冠盖云集的京师，恐怕连芝麻绿豆也算不上。一百二十多号人，大多是抄抄写写的胥吏，一年到头，屁股嘍板凳，忙得灰头土脸的，也只是养家糊口而已。进奏院的神祇是苍王，这个苍王究竟是哪路神圣呢？说出来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，就是苍颉。苍颉是中国文字的始祖，苍颉创造了文字，才让他们有了这份饭碗，他们用小木

龛把苍王供奉在门厅里，称之为“不动尊佛”，每天一上班就先朝拜一番。<sup>(6)</sup>苍王就苍王，为什么又称之为“不动尊佛”呢？要知道，在最神圣的朝拜背后，往往潜藏着最世俗的诉求，因为这些人最关心的就是保住自己的饭碗，“动”往往意味着下岗，因此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“不动”。这年头，官越是做得大的，越是想着“动”，往上爬；而这些养家糊口的小吏所念兹在兹患得患失者，只是保住自己的饭碗不下岗而已，这种小公务员的卑微心态，实在可悲可叹亦可怜之至。

上面已经说过，酬神说到底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。吃饭不是问题，因为各单位都有小金库。至于小金库的财源，则各有各的来路。就拿时下流行的“三班吃香，群牧吃粪”来说，这个“吃香”就是吃“香”，动宾结构，并不是后来人们形容的有世面、吃得开的意思。三班本是武职，掌管低级武官的铨选和差遣，所谓“吃香”是他们创收的一种手段。每年的乾元节（皇帝生日），他们就发起组织祝圣道场，为皇上庆寿，并以此为由头向方方面面收取赞助费，谓之“香钱”。一个是颂圣，一个是敬神，这样的由头谁还敢不掏钱？财源滚滚，除用于和尚尼姑的劳务费外，结余的部分就“滚”进了单位的小金库。再说“吃粪”，群牧司是主管国家马政的部门，牧场上的马粪晒干了可以做燃料，谓之“粪壑”。卖粪壑的钱也堂而皇之地进了单位的小金库。但进奏院是个清水衙门，既没有香钱，也没有马粪，他们“吃”什么呢？都说水过地皮湿，经手三分肥，他们“经手”的只有公文，下发的要抄写印刷，上奏的要改装封题，

“经手”过后，剩下的只有一堆废纸。废纸当然也可以卖钱，日积月累，一年也有好几十贯，虽然只是小钱，区区之数，但吃一顿饭也差不了多少。

那么就吃吧。

## 二

进奏院虽然是个不大起眼的小单位，但这一任的监进奏院却不是无名之辈。

苏舜钦，字子美，太宗朝名臣苏易简之孙，诗文和书法的名头都很响。在宋代文学史上，苏舜钦的诗文和梅尧臣齐名，一“舜”一“尧”，并称苏梅。至于他的书法到底怎么样，我们不妨听听两个人的评价。一个人说自己研习草书三十多年，始终不脱俗气，晚年学了苏舜钦的字，“乃得古人笔意”<sup>(7)</sup>，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话说得够谦卑了吧？要知道，说这话的可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。另一个人形容苏舜钦的书法“如五陵少年，访云寻雨，骏马春衫，醉眠芳草，狂歌玩乐”<sup>(8)</sup>。这种张扬着审美直觉和艺术想象的评价出自米芾——和黄庭坚一样，他也是名列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高手。老天对苏舜钦真是太慷慨了，除去超迈的才华，他还是个美男子。他虽然是蜀人，却身材魁伟，据说“与宋中道并立，下视之”<sup>(9)</sup>。与别人站在一起，居然要“下视之”，就算那个宋某人比较矮，但苏

的身高大概也不多见。再加上一副在文学青年中非常时髦的美髯，要多帅有多帅。综合以上种种优势，再顺便说出他的另一重身份，人们大抵都会觉得再正常不过了：他是当朝宰相杜衍的女婿。如果把“富”理解为学识和才华，苏舜钦是名副其实的“高富帅”，一点也不用将就。

高富帅属于稀缺资源，在当时的朝堂上，称得上美男子的大臣还有几个，例如韩琦和富弼。但韩、富都是中央高官，苏舜钦虽然有着显赫的家世和出众的才华，又是进士出身，却一直沉沦下僚，在远离京师的基层任职。他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，曾多次向当局上书批评时政，有些意见且得到采纳。前不久，他刚由范仲淹举荐调入京师，现在他名片上的头衔是：大理评事、集贤校理、监进奏院。宋代的官职很复杂，有的是职称，有的是级别，最后一个才是每天上班打理的差事，这我们且不去管他，反正也就是个正八品吧。但京师毕竟是京师，那种张扬的士风和议政的热情让苏舜钦如鱼得水，在文人的诗酒雅集中，他很快就成了风云人物。人们有理由相信，在这位政治新星面前，一条鲜花着锦般的青云之路已经铺开。

现在苏舜钦开始筹备赛神会的聚餐了。他是个朋友人，也是个好热闹的人，调入京师以后，又欠了文友们的好些人情，他想利用这次活动，把文友们请来一起聚聚。但小金库里就那么点钱，为了把场面搞得风光些，就自己拿出十贯钱贴进去。那些受到邀请的朋友体谅他的难处，也多多少少赞助了一点。文人嘛，向往的就是那份诗酒风流的气氛，谁还在乎吃喝什么？

当然也不是你愿意掏钱就能参加的，至少必须意气相投吧。例如有一位叫李定的老兄，听说这里有文酒之会，就跑过来说，他也出份子，希望能“忝陪末座”，被主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，理由是：“乐中既无箏琶箏笛，坐上安有国舍虞比。”<sup>(10)</sup>意思是说，我这里的酒席上既没有妓乐助兴，参加者怎么会有“国舍虞比”呢？所谓“国舍虞比”，就是国子博士、太子中舍、虞部员外郎和比部员外郎，这四种人皆属于“任子”。任子是宋代官场恩荫制度的产物，当朝五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，可以推恩补官，每三年一次。但这种“恩补”的官员一般不安排重要职位，多是“国舍虞比”一类闲差——除非你后来参加科举取得了功名。这个李定大概就属于“任子”吧，不然主人不会这么说的。平心而论，苏舜钦这样打发人家，于人情世故是不大妥当的。有道是“揭人不揭短，打人不打脸”，你可以拒绝，但也完全可以说得委婉一点，犯不着当面寒碜人家。他太率性了，也太自负了。

起初我看到李定这个名字，觉得有点眼熟。不错，神宗年间也有一个叫李定的人，曾当过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一类的高官，但真正让他青史留名的不是他做过什么官，而是他干过一桩很露脸的事，他曾向皇帝打小报告，揭发苏东坡的诗中有影射和攻击现实的政治问题，让苏东坡差点被杀头（后来被流放黄州），历史上把这次文字狱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那么，他和现在这个想到进奏院来蹭酒喝的李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呢？从时间上看，前后相距二十多年，并不能完全排除。我查了一

下，发现不是。现在这个李定是洪州人，后来那个诬陷苏东坡的李定是扬州人，查实了以后，心中似乎轻松了几分，俗话说：宁得罪君子，莫得罪小人。谁愿意碰上那种无事生非的肖小之徒呢？

外单位的文友一共请了十几位，身份多为馆职，也就是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和秘阁的文学侍从。这些人虽然级别不高，但馆职向来被称为储才之地，皇上要用人了，目光首先会落在这些人身上，因此官场上都把馆职视为终南捷径，前程普遍看好。若是日后能“侍从”到学士甚至翰林学士那个份上，就进入了中央核心机构。翰林学士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，不仅地位尊崇，收入也非常可观，除俸禄而外，还有不少外快，这是制度允许的，不算灰色收入。例如每次“承旨”起草官员的任命书，照例都有一笔不菲的润笔，特别是起草册立后妃、太子、宰相的文书，所用的文具——砚匣、压尺、笔格、糊板、水滴之类——“计金二百两，既书除目，随以赐之”<sup>〔11〕</sup>。如果文书中的用典或用语惊艳出彩，皇上一高兴，还会有特别的赏赐。有时任命宰相后，皇上顺便就让草制诏书的学士顶替宰相原先的职位（一般是参知政事，也就是副宰相），世人谓之“润笔参政”<sup>〔12〕</sup>。你说，这份“润笔”该有多丰厚。当然“承旨”那活儿也不是好干的，须得有落笔成章文不加点的捷才。例如有一个叫盛度的学士，是个大胖子。当时朝臣中有所谓“盛肥丁瘦”的说法，“盛肥”即指盛度，而另一位翰林学士丁谓则长得身小体瘦，脸如刀削，故谓之“丁瘦”。一次皇帝叫盛度起草诏书，胖子一般

都比较迟钝，文思也比较慢，他怕当堂出丑，就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己身子臃肿，伏下来不方便，请求给他找一张大点的桌子。等到桌子找来时，学士的腹稿已经打好了。<sup>(13)</sup>大块头有大智慧，他是个聪明的胖子。

秋光正好，新酒呈祥，欢迎各位文友光临进奏院。请！请进！快请进——

朝廷诸公中，有必要先说说王洙，因为他是这中间级别最高的一个，其他那些人大体都在“校理”这个层面上，处于馆阁的中下层，在此之上，还要经过直院、修撰等好几个台阶才能爬到学士。王洙级别高，直接原因是参与监修《国朝会要》，今年四月刚刚获得了“直龙图阁”的头衔，赐三品服。从“龙图”这两个字就可以掂量出，龙图阁在馆阁中地位最高，后代戏剧舞台上的包拯，往往一出场就先来一句：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。”之所以自称“包龙图”，就因为他是“以龙图阁待制”的身份担任开封府最高长官的。如果说舞台上的那些剧情大多于史无据不靠谱的话，“包龙图”的身份则是实实在在的。但在苏舜钦筹备酬神聚会的这个时候，包拯尚在御史台任职。御史台与开封府是隔壁邻居，这位脸其实并不黑的监察御史在仕途上还要走好长一段，才能走进隔壁的开封府。当然，此刻他的官阶比“赐三品服”的王洙要低不少。而且王洙的势头很好，他得到晏殊和范仲淹等高层要员的赏识，在经历中又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天章阁待讲，定期到弥英阁去给皇帝讲课。给皇帝讲课至少有两个好处，第一是学问得到认可，不然不会派你去；第二

是可以和皇帝混个脸儿熟。仅凭这两点，他的仕途前景就值得期待。

集贤校理王益柔，字胜之。古人的字往往是对名的阐释或补充，形成互文效果。例如范仲淹，“仲”是排行，不去管他。中心字是“淹”：渊博精深。什么东西渊博精深呢？那就在字里了。希文：杰出的才华。渊博精深、才华出众，这就是他的人生期许。王益柔的名和字都围绕着一个“柔”字，又以“益”和“胜”加以递增。柔当然很好，柔而不弱，百炼钢化为绕指柔，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但他这个人偏偏不柔，处处锋芒毕露，傲气逼人。年轻、有才气，而且才气和傲气又往往成正比，这也很正常。再加上他是真宗朝名相寇准的外孙，本朝名相王曙的儿子，名门之后，翩翩贵公子，傲气又与门第成正比，这就更正常了。但在他身上，傲气有时表现为一种居高临下的调侃和尖刻，这就不太好了。例如，有个姓李的官员，写了一首诗赠给同姓人，其中有这样一句：“吾宗天下著。”意思是夸耀他们姓李的多么牛逼。他当然可以这样写，因为宋承五代，五代承唐，李是唐朝的国姓，也是第一大姓。但王益柔知道后，竟洋洋洒洒地给加了一段注解，你看他是怎么说的：是啊，你们姓李的确实挺著名的，住在甘泉坊的以娼妓著名（京师名娼李氏，居甘泉坊）；卖药的以木牛著名（京师李家卖药，以木牛自表，人称“李木牛”）；下围棋的以痴憨著名（李乃国手，而神思昏浊，人呼“李憨子”）；写诗的以豁达著名（有自称“豁达李老”者，喜为诗，到了什么地方就乱题乱写，而诗句又十分鄙下，闻者哂



之)。(14)你看,人家在诗中吹了句无伤大雅的牛皮,关你什么事呢?何苦要去翻箱倒柜旁征博引地挖苦人家?说到底,这是一种文人的卖弄癖和表现欲。这个王益柔啊!

这位是大诗人梅尧臣。苏梅并称,又惺惺相惜,这种场合他自然不会缺席。但梅的妻子谢氏刚刚在几个月前病逝,梅尧臣官小俸薄,这些年踉跄奔走,情怀的寄予一半在良朋好友,一半则在贤淑的妻子。如今一旦沦逝,自然追念不已,难以自拔。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悼亡诗,从诗中可以看出,妻子逝去后,他常常彻夜难眠,对身外的一切万念俱灰。前不久,欧阳修按察河东回京,在途中写了一首长诗寄给苏舜钦和梅尧臣,他可能还不知道梅尧臣家中遭遇的变故,因此在诗中想象京师的文酒之会是何等热闹,而其中肯定活跃着苏梅两位的身影。(15)可见苏梅一体,已是圈子里的共识。既然文酒之会最能让大家心情放飞,苏舜钦也就多了一份借助这次聚会,帮助好友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用心。另外,梅尧臣来了,或许还会让宴席上增加几道可口的南方菜肴。这是什么说法呢?在南方人看来,北方人大多不讲究吃鱼,也不会烧鱼。京师最上档次的鱼就是黄河鲤鱼,其实鲤鱼只是有那么点跳龙门的寓意,口感实在不敢恭维,肉质既粗,又有一股土腥气。南方人吃鱼讲究啊!例如鲈鱼讲究吃四鳃鲈鱼,四鳃鲈鱼又讲究一定要某个地方某座桥下出产的。至于醋鱼的烹饪,甚至讲究到席位与厨房之间的距离。梅尧臣是南方人,他家有一老婢烧得一手南方菜,尤其擅长烧鱼。欧阳修也是南方人,且特别喜欢吃鲫鱼,他常常到